

窃衣的迁徙

日子在云龙慢下来

万宁

在某个春天的上午，开车过五桥，一直往前，就到了云龙大道。喧嚣顿然消失，虽然面孔还是城市的样子，但神情气质已然乡村。道路两旁绿化带的延伸处，一垄一垄的油菜花，一坡一坡的桃花，在风里含笑。拐进小道，在云峰湖边停下，站在堤上，看见湖水如同手掌，印在青山之中，长短不一的五指，清晰明了，指尖微颤，风便从坡上吹来，在湖面荡过，轻轻一拂，人似乎就成了春风，开始各处飞奔。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老了，就住到这里来。

这里似城非城，似乡非乡，城市与乡村的接壤，恰到好处。找个有天有地的屋子，观万物变化，关心草芽拱土、柳条挂绿、花朵盛开、虫鸣蛙叫这类小事。在时光里坐下，看书或码字，累了，就带九妮去外边走走，倒饬倒饬花草，浇水剪枝。如此，日复一日，秋去春来，日子安稳。

云龙是长株潭的中心点。我这里刚开始做饭，住在长沙的大姐，坐着城际列车，不急不慢，正好可以赶上饭点。我不想做饭，开个车，踩几下油门，便可去湘潭二姐家蹭一顿。云龙往东，是我外婆家，浏阳西乡，老妈过来往，我还可以陪她回娘家走走亲戚。如此一想，时光里浸出了笑声。

住在云龙，全国有名的云田花木基地，我会常去，不是它全国有名，而是我喜欢，这基地于我是个福利，看花赏花，然后带点回家。生活是要仪式感的，一年四季，门前屋后，摆几钵花，除了养自己的眼，日子也显得正式。过年的时候，定会摆上红玫瑰与富贵籽，大朵大朵的红花，一球一球的红果，在门前欢天喜地，也是迎接女儿全家归来的笑脸。春夏之时，要种上茉莉，这是我对孙女的一种表白。我有个叫茉莉的孙女，每一声对她的呼喊，都会口齿含香，似乎一朵一朵的茉莉正迎风摇曳。茉莉来了，可看茉莉花开，细闻花香，在花前冥想她的宇宙。当然，更重要的事没说，一说小家伙肯定会更激动。云龙有方特有水上乐园有冰雪世界，办张年卡，一大人一孩子，可多次游玩，看动漫、数字电影，玩各种游戏。到时，我们一起去了解恐龙危机、生命之光，在海螺湾看聊斋与梁祝，或者去魔法城堡、水漫金山、猴王山、秦陵历险，我们一项一项慢慢玩。在玩耍中，你对世界对生命的各种好奇会如期而至，而我也会慢慢回味，在你的欢笑里，装作回到童年，与你一起好奇惊讶。

房间里除了孩子的欢笑与偶尔的琴声，多数时光肯定是寂静的，这是我读书与写作的时候。我想要个像模像样的书房，有几扇墙的书，一张大桌子。桌子要够我放电脑、各式茶具与零食，每天写点，不着急，让这些文字慢慢地填进时光里。对了，书房还要有个名字，不叫庐、堂、斋、轩啥的，就叫“雨淋杆叶”，没有出处与来历，无知的样子，它只是我的公众号，不存其他含义。

如果投缘，在书房里，我们一起喝个茶聊个天，喝什么茶，聊什么天，在那时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窗外清新的空气，树木间鸟儿的鸣叫，以及我们脸上的安详。

这些美好，都因日子在云龙慢了下来。

月迹

江冬

突然有人喊：看，天上的月亮，好大，好圆。车上的十几颗脑袋都同时往车窗外看去。没有山峦与楼房的遮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差不多是与我们的脑袋平行的天边，有一个暗红色的圆盘。月亮不是白玉盘般，而是仿佛即将上台表演的一张脸，抹满了胭脂。

“要是在长沙城里，就看不到这么大的月亮了。”又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作为云龙的客人，把这样一句话送给云龙，自然是不过分的。但这句话可以用心品味，却经不起语言来解释。

“因为长沙高楼多啊。”
“长沙还看得到月亮吗？”
“这边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月亮了。”
……

我扭头看天边，月亮依然在那里，既辉煌又显得冷清。今晚的月亮确实很有特色，又大又圆之外，还全身散发着红晕。这是现实中的月亮，并不是古诗词中常说的玉盘或银钩。但眼中所见的就一定是事实吗？事实是，月亮比我们所见的还要大上很多；月亮成红色是因为太阳光线的反射；月亮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月亮将成为未来战争至关重要的制高点，在上面架设激光武器，只需一点几秒就可以打击地球上任意一个据点；月亮上有地球上缺乏的氦元素资源，而氦元素将是未来核能生产的最佳选择……

我这是在想些什么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懂得了关于月亮的这些？让月亮只是一个单纯的圆盘，最多想象里面有广寒宫殿，有嫦娥，有桂树和白兔，那该有多美。现实似乎总是与美无缘，越赤裸裸的现实，越是与美拉开了距离。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想起贾平凹《月迹》里的这句话。新鲜就是一种美，不觉得满足就是美的延续。但那是孩子们才能够享有的，而我们这些成年人，已不可逆转地用知识代替了新鲜，用更多的知识代替了不满足。

车子停在酒店里面。随众人下车之后，我抬头看天边。月亮已被酒店的墙壁挡住了。这时候我想，下次来云龙的话，我还是会留意天上的月亮吧——云与龙，也都出没于天空。它们和月亮一样，都需要你抬起头来，才能够看到。

地拜谒言子，窃衣知道行该归止了，就一头钻进土里去了，隔年就得了大片窃衣。

窃衣其子细，其气臭，又善惹人衣，本是厌物。这一番迁徙倒让人生出敬意了。譬如徽调随徽班进京，衍生出国粹京剧；譬如李杜千百年为人们口口相传；又譬如言子一脉流徙潇湘，于这太平桥端渊源继传。文化的迁徙亦跟随人的衣履行止，正是言子后人徙至云龙，窃衣来了祠中。

而今方特乐园里的白蛇许仙、梁祝、聊斋神怪及至产业园内诸多新型产业，不也形同此理吗？随人而徙，至此而安。云龙果真是有仙气的，才有了适宜这一切的土壤。

若以古人“造仙”惯例，言子也算得仙人。后人造祠堂，世人得福泽。江南文化迁徙至此，初发初尚是涓涓细流，而湘江便得以赓续这数百年文脉。

祠堂后是言氏后人村庄，几位老人坐村口闲谈，孩子在一旁玩耍，村边田间有人劳作，绿树环绕一派清寂。恰是孔子当年同言子谈“道”时口中描述之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昔日言子闻道时情状如何，数千年后的我们自然不得而知。想来必舞之蹈之，曰：“偃息不敏，然心向往之。”今见村人安闲若此，我亦心向往之。

云龙步趋

方雷梅

晚饭后，沿着云龙大道散步。

看看四周，佳木葱茏，且视野敞阔，如立平原。早出的月亮，青苍的天空，远近的绿植和散落其间建筑物都被巨大的安静抱住。我忽然有了在这个湘中绿心地带安顿余生，独抚春醪、闲饮东窗的冲动。只是，脚下这一幅按城市主干道规模修筑的路面，提醒我，万种念头，不若行走。

因为路面宽直平坦，晚风带着草木青湿的味道，没有半点拐弯抹角，就直接触及了我的发肤。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风行进的痛快，也感受到自己鞋底下无羁绊的轻快。我想，与晚风同样感到舒畅的，除了路上走过的人，一定还有驶过的车辆，以及从高空逛到大地上的月光。

多年前，我从长沙去株洲电力机车厂讲课。汽车在路幅只有五六米宽、路面破烂不堪的老长株公路上颠簸着行进。经过此地时，我的五脏六腑几乎都吐了出来。现在，故地重回，我的脚步轻松而悠闲。

眼前，云龙大道在忙过一整天后，人车渐少，开启了安静模式。在一片绿色里，它极力向地平线尽头，打开自己双向四车道、幅宽三十多米的身体。平地、土坡、低丘，一丛丛、一线线草树，被道路与初亮的路灯，划分成整齐的组团和队列。远处，影影绰绰的是职教城和方特娱乐城别致的楼宇，它们在教与乐之中，孵化着孩子们心底的各种美梦。

暮色温柔，空气里流动着香草的气味。

我在平整的路边慢行，思绪却围

绕“行”与“路”两个字风驰电掣：地面的平整旷阔，于天下之路，人类之行，实在是件大好的事。只是，为了让出门的脚板舒服点，去路与来路都快一点，人类努力了数千年。

“要致富，先修路”已是天下共识。株洲，从一个小城发展成重要的工业城市，就得益于它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和水运航道对经济的助力。同样是一条条道路，将羁押在贫穷里的城市、乡村和家庭脚步彻底释放。到如今，“人之步趋”，从先人的“陆行车，水行舟，泥行撬，山行樺”状况，进入了飞机、高铁、巨轮乃至宇宙飞船时代。快速变化的出行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此刻，暮色温柔，空气里流动着香草的气味。

眼前一块路标，清晰地展示着前路的方向。我收拢漫卷的思绪，沿着蓝底白字的路牌的指引，慢慢踱步。目光所及，新路连着新路。白天在示范区采风时，我看到了桥山路、盘龙路、云天路、崇德路、兴龙路、云端路、云海路、荷叶坝路……喜欢这些道路的名字，它让我想到了飘逸的云朵、腾跃的蛟龙、如虹的长桥、田田的荷叶，和谦谦君子怀抱美德……我知道，这片曾经荒僻的大地上，正在布局“五纵十横两互通”的主干路网，布局着未来的足音。最重要的是，这些如网如弦、末端连着株洲城区，连着省会长沙，连着天南海北的山山水水，连着交通枢纽、物联网、互联网的的道路的名字里，有当地人的干云豪气，有他们铿然作响的行走脚步。

是啊，有了好路，老百姓的好日子就有了根蒂和来历，就会水远山长过去。

云龙广场

陈夏雨

云龙广场，很大
我们从外边走到里边，从诗歌转到了人生
它却纹丝不动
它托住我们沉重的脚底，掂量我们灵魂的重量

在株洲的东北部，它和云上的龙一起
朝着光
像一棵张开巨大绿荫的树
看各色人等来去匆匆
等待来自滚滚红尘
疲倦不堪而又可爱的人们
它放低的姿态里，盈满慈悲

云龙广场找回了我的童年
我不知道
能不能带它走进尘世



编后

近期，株洲市作家协会组织长株潭作家们来到长株潭的中心地株洲云龙经开区采风，作家们收获颇丰。文艺家如

何进行反映改革发展的现实题材创作，这次采风的成果体现了新的视角与经验。本刊特摘发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王亚

云龙须有仙气，否则如何让这许多“神仙”自在悠游？

位于云龙的方特欢乐世界里就聚集了孙大圣、白娘娘、聊斋里的狐仙、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熊大熊二……真是“神仙”打架啊！这些只是外来神仙于方特“落脚”而已，须知云龙尚有本地神仙。

云龙境内有一条小河，蜿蜒贯穿。小河名为“龙母”，便是此处大名鼎鼎的本地神仙了。

相传古代潇湘旱涝灾害时有，百姓耕种十年九不收。本地有民妇周氏，寡居而贤德，与子周龙相依为命，时常教导儿子造福乡里。周龙自幼谙熟水性，一日突生龙鳞，飞升而去。周龙飞升后，游于湘水，潇湘从此风调雨顺。龙母离世后，人们感念其德，建龙母宫常年供奉。后渐渐有了龙潭、龙母河、周龙庙、龙头铺、蛟鱼池这许多与龙相关地名，云龙之名由此而来。

如此，这一方土地上，真真是有仙气了。龙母河上轻飏的雾气，沿河两岸屋舍俨然，瓜棚菜地乡间小道上怡然的乡人，雾霭至此间便消弭，夜里北斗清晰可视……皆因仙气所致。我笃定。



管弦

我喜欢把红掌叫做花烛。

红掌的学名，就叫花烛。那个春天，在云龙示范新区辖内的云田，当一片又一片卓然盛开的红掌纷纷扑来，在我眼里，那却是一枚枚携着火苗轻舞飞扬的花烛。“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啊，花烛，才是与良辰美景相配的吧。

作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宽厚的长圆状绿叶，绿叶中挺拔的细长叶柄，叶柄承接的一瓣卵心形的红色苞片，苞片托住的一柱黄色的肉穗花序，无一不是由内至外焕发出夺目光彩。因形似庙里供奉佛祖的烛台上燃烧着的烛焰，花序还被称为“佛焰花序”，苞片也得名“佛焰苞”，如此庄重而仪式感十足的称谓，让这颗心形的花烛，承载了绵长的情怀。

烛光荡漾的时刻，是令人留恋的，那光与影恋恋交织的，是簇新的期望。掌心向上的模样，那敞开心里展现的，是火红的前景。在似水年华中，花烛以热情、热血、光明、希望的花语，饱绽着发自内心的光华。她代表的就是红心啊，饱满，深情。

带着别样的情愫，花烛盛开在素有“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中国花木之乡”美誉的云田，陪伴着跳跃其中的一颗颗坚忍不拔、蓬勃向上、火热澎湃的心，大气地舒展着云龙示范新区的鸿图。

一阵细雨袭来，落上花烛那一丛耀眼的红、黄、绿，眼看着会作稍稍停留，一丝惊喜正悄悄拂过脸庞呢，眼睫毛都还没来得及眨一下，细雨珠儿就极速地滑下了，宛若天边依稀闪过的微光，风儿还未吹来，踪影就已不见。再定睛观花烛，花叶间不正依然隐着浅浅笑意，稳稳地将自己立在那儿么？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花烛的性味，也既温和，又苦辛。她可以用柔美外表为生活增添异彩，防止辐射、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又可以以强大内心铸就镇静祛风、化痰止痛、消肿散结等作用，治疗顽痰咳嗽、胸膈胀闷、眩晕惊风等症；她还天生自带毒性，新鲜嫩活时的她毒性最为强烈，经晒干等加工程序之后，毒性会减弱，但不会消失。

携着毒，花烛更具个性、更教人敬畏。要知道，那世间的无知、无礼、轻慢、侵犯，在毒面前，都不堪一击。更何况，花烛，还美着、实用着呢，平常与她相处时，让她立在通风透气的地方，她就能滋养我们的眼和心。栽培她时，戴上防护手套等，就不会被汁液沾染。想让她来治疗疾病时，将她的根、茎、叶、花经严格的专业炮制后再使用，她就能够帮助我们祛病除邪。

于是，花烛，笑意盈盈地摇曳在我们发现美的目光中。她自带光芒，哪儿有她，哪儿就会有卓卓亮光，潇潇洒洒下。而她，只是沉静从容地融于那令她魅力四射的光明之中，懂懂她的人，陶醉。

云龙示范新区就陶醉在花烛的海洋里，它与花烛，相和而美，相知而长。润红的手掌里，托起的，是一片广阔的蓝天，如云中之龙，直立在云霄。

花烛，是云龙最美的一道光。

